

秦王卷衣考

——漫谈华阳与龙阳

古籍馆典阅组 张杰

南朝吴均《秦王卷衣》诗写道：

咸阳春草芳，秦帝卷衣裳。
玉检茱萸匣，金泥苏合香。
初芳熏复帐，馀辉曜玉床。
当须宴朝罢，持此赠华阳。

（《玉台新咏》卷第六，明崇祯六年（1633）寒山赵氏小宛堂刻本。）

华阳是指秦安国君即后来秦孝文王嬴柱的宠姬华阳夫人，此诗文辞优雅，意境华丽，作为一首出色的乐府诗歌对后世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不过在不同文献当中，华阳或作龙阳，如此，则诗歌的描写内容迥然生变。到底哪一个词更合适？看来有必要做一番对比分析。

（一）本事比较。

华阳故事出自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：“安国君有所甚爱姬，立以为正夫人，号曰华阳夫人。华阳夫人无子，安国君中男名子楚，为秦质子于赵。”在赵国富商吕不韦的启发帮助下，子楚以奇物玩好结欢于夫人，被立为嫡嗣。前 251 年秦昭王薨逝，安国君继立为孝文王。一年后文王薨，子楚继立为庄襄王，是为始皇嬴政之父。

龙阳故事本身原是一个典故：魏国龙阳君身为男子而颜色美好，善会承迎，因而获得了魏王的男色之宠，事见《战国策·魏策四》。后来东晋十六国时期，前秦主苻坚在灭亡前燕之后将燕国清河公主纳入后宫，公主弟慕容冲“年十二，亦有龙阳之姿，坚又幸之。姊弟专宠，宫人莫进”（《魏书·卷九十五·徒河慕容廆传附慕容冲传》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）。公元 383 年，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败于东晋，时为平阳太守的慕容冲起兵叛之，进逼长安。危殆之下，坚乃“遣使送锦袍一领遗冲，使者称有诏：‘卿远来草创，得无劳乎？今送一袍以明本怀。朕于卿恩分如何？而于一朝忽为此变！’冲命詹士答之，亦称：‘孤今心在天下，岂顾一袍小惠！苟能知命，便可君臣束手。自当宽待苻氏，终不使既往之事独美于前。’”（《魏书·卷九十五·临渭氏苻健传附苻坚传》）于是慕容冲与苻坚缠斗于长安左近，最终结果是后者败逃，被姚萇俘获，受缢身死。慕容冲以西燕主的身份入据长安，安乐未久，386 年亦为部将所杀。

从目前可见文献来看，安国君或子楚并未有卷衣之举，而苻坚则曾确实赠袍。再看《秦王卷衣》诗的具体文句：

(1)“咸阳春草芳”。咸阳为秦国都城，自然让人以为此诗是写嬴秦。不过慕容冲与此地也颇有缘分，当初长安曾有杂谣曰：“‘凤皇，凤皇，止阿房。’苻坚‘以凤皇非梧桐不栖，非竹实不食，乃蒔梧桐数十万株于阿房城，以待凤皇之至’”(《魏书·卷九十五·徒河慕容廆传附慕容冲传》)。慕容冲小字凤皇，后来他进攻长安的基地恰为阿房城，谣词果验。阿房最易让人想到的就是阿房宫，然后人们就会想到秦始皇，而再接下来就可以是秦都咸阳了。所以将苻坚赠袍(卷衣)的地点写成咸阳也有其可通之处。

(2)“秦帝卷衣裳”。安国君宠爱、子楚求宠于华阳夫人时，他们尚未为王，更从未称帝。而苻秦诸主则是自称皇帝的，苻坚虽然改称天王，不过他立妻苟氏为皇后，立子苻宏为皇太子。

(3)“当须宴朝罢”。“宴”或作“晏”，这是一个君臣会聚的场景，接下来的恩赠更可能的当是赠与宠臣。

所以就本事比较而言，苻坚卷衣的事实依据要显得更加充分一些。只是他做此事时慕容冲已由龙阳男宠变为了复仇强敌，再无可能欢颜拜受，在此角度上，安国君卷衣更加容易让人理解。

(二) 版本比较。

据《梁书》本传，吴均文集计有二十卷，其后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之《经籍志》，《新唐书》之《艺文志》所录卷同。经过唐末五代的社会大动乱，北宋《崇文总目》所录《吴均集》已为十卷，而《宋史·艺文志》之《吴均诗集》则进一步缩减为三卷。现今所见吴均诗文如《吴朝请集》等乃明清人所辑，已无甚校勘价值。

吴均去世后二三十年，徐陵编成了《玉台新咏》一书，其中收有《秦王卷衣》。《新咏》在南宋初年已有残佚，宋宁宗嘉定年间，永嘉陈玉父以豫章刻本、石氏所藏录本对校旧京本，复成完璧。明崇祯六年寒山赵均据陈本覆刊，是为著名的小宛堂刻本，其中《卷衣》诗的末词作“华阳”。

《玉台新咏》成书后八九十年，欧阳询等所编《艺文类聚》问世。在长期传抄过程中，该书在宋代已有缺佚、窜乱和妄改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汪绍楹先生以南宋绍兴刻本为底本，校以明代胡缵宗序本、冯舒校本，所出汇校本最为精善。《卷衣》诗收于该书卷四十二，末词也作“华阳”。

这里之所以要回顾《玉台新咏》和《艺文类聚》的版本沿革，是为了强调传抄、传刻过

程中各种讹错的存在。汪绍楹先生在《艺文类聚》的校序里曾经举了一个典型例证，指出由于抄校者的理解有误，《类聚》卷五之祖篇被妄改成了社篇。这种妄改多发生在原文不易理解的地方，改后则能符合通常的认识。《秦王卷衣》的末词恰好具有这样的特征，“龙阳”说的是男色之事，哪如“华阳”更容易发生？因此对于《玉台新咏》和《艺文类聚》中的“华阳”我们应当考虑到后人臆改的可能性。当然这只是一存疑，初始原本系作“华阳”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。

《秦王卷衣》还出现在了另外两种重要的选本当中，即宋代《文苑英华》卷二百一十一和《乐府诗集》卷七十三。前者末词作“华阳”，“华”下小注：“一作龙。”后者末词作“龙阳”，“龙”下小注：“一作华。”由于原文已自带校注，因此现在可以肯定两书原本即是如此。我们尤其需要注意《乐府诗集》，其编者郭茂倩对于《秦王卷衣》是有比较明确的个人理解的。《卷衣》篇在《诗集》中是属于“杂曲歌辞”，郭氏将此类作品细分为三类，《卷衣》系属“不见古辞，而后人继有拟述，可以概见其义者”。然后在《卷衣》诗之前，郭氏录引唐·吴兢《乐府解题》（即《乐府古题要解》）曰：“《秦王卷衣》，言咸阳春景及宫阙之美。秦王卷衣，以赠所欢也。”可见在郭茂倩看来，吴均《卷衣》之前已有古辞《卷衣》了，所咏当然应是嬴秦之事。如此，“华阳”才符合该诗的内容描写，可《乐府诗集》却是首作“龙阳”，而将“华阳”聊备一说。这就说明郭茂倩在辑录吴均诗歌时见到了不止一种版本，在他认为最可靠的版本上，《卷衣》末词是刻或写作“龙阳”，另外也有作“华阳”的。那么郭氏以及《文苑英华》编者有何版本可据呢？最主要的应当就是《玉台新咏》和《艺文类聚》的各种刻、抄本，同时他们也会看到当时尚存的《吴均集》。也就是说，在《新咏》、《类聚》以及《吴均集》的一些宋代版本中，“龙阳”之词是可以见到的。

通过上述版本比较，我们难以在“华阳”与“龙阳”的选择上给出明确的结论。相对而言，“华阳”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。

（三）理校。

既然本事和版本比较都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的视野就需放得更宽一些，考察《秦王卷衣》创作前后的各种相关背景因素。首先需要考察的是这首诗作为乐府辞名的来历。徐陵将此诗置于《拟古四首》之内，他和郭茂倩都认为在吴均之前曾经存在着首歌咏秦王卷衣的古辞。但此辞毕竟今无可见，是否真的存在是可以存疑的。而确切无疑的是，与秦王卷衣名称相近的齐王卷衣是切实存在的。《宋书·乐志》曾载，晋成帝咸康七年（341）散骑侍郎顾臻表奏，请纂备雅乐，罢除杂伎。帝纳其议，乃除“跂行鳖食及齐王卷衣等乐”。此事《南齐书·乐志》、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亦有载述，齐王卷衣是被归入了角抵百戏之属。吴均是一位博古知

今的学者型诗人，曾经著有数种史书，齐王卷衣之伎他不会不知道的。既然秦王卷衣既无本事又未见古辞，我们固然不能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，不过比较容易理解的推测则是：吴均由齐王卷衣受到了启发，于是自创了乐府新辞《秦王卷衣》。

其次需要考察的是新辞所写到底是嬴秦还是苻秦旧事？这时庾信名篇《灯赋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。赋中写道：“卷衣秦后之床，送枕荆台之上。”（《庾子山集》卷之一，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刻本。）显然，后句是典出宋玉《高唐赋》，巫山神女以身自荐于楚怀王。那么前面一句呢？吴均去世之年庾信年已八岁，他的前半生是在南朝度过的，曾与徐陵诗文往还甚密。因此无论吴均文集还是《玉台新咏》，对它们的初期版本他自然都很熟悉，“卷衣秦后之床”的典故出处最可能的就是《秦王卷衣》诗。《灯赋》中出现了秦后，《卷衣》所对应的当然就是华阳。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，可以说明《卷衣》诗所写是嬴秦华阳故事而非苻秦龙阳故事。按：庾信之父庾肩吾《未央才人歌》写到：

从来守未央，转欲讶春芳。

朝风凌日色，夜月夺灯光。

相逢恍游豫，暂为卷衣裳。

（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四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。）

此诗当中，卷衣者由帝王变为了宫人，这已是属于对典故内容的引申。

（四）后世影响。

在女宠见幸的意义上，《秦王卷衣》的意境描写非常典型，从而成为了后世作家的喜用题材。诸多仿作主要可分为两类，第一类是依循吴诗原意而进行重新描写。宋·文同《秦王卷衣》：

咸阳秦王家，宫阙明晓霞。

美人却扇坐，羞落庭下花。

君王顾之笑，为驻七玉车。

自卷金缕衣，龙鸾蔚纷葩。

（《丹渊集》卷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）

他如唐·陈标《秦王卷衣》（见《全唐诗》卷五百八，《四库全书》本）、明·岳岱《秦王卷衣》（见《列朝诗集》丁集第八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）、清·王夫之《秦王卷衣》（见《董斋诗文集·五十自定稿》，商务印书馆1919年影印《四部丛刊》本）等。

第二类作品改变了卷衣者的性别身份，秦王变为了秦女。唐·李白《秦女卷衣》：

天子居未央，妾侍卷衣裳。
顾无紫宫宠，敢拂黄金床。
微身奉日月，飘若萤火光。
愿君采葑菲，无以下体妨。

（《乐府诗集》卷七十三）

他如宋·曹勋《秦王卷衣曲》（见《松隐集》，《四库全书》本）、明·王世贞《秦女卷衣》（见《弇州四部稿》续稿卷二十三，《四库全书》本）、清·钱谦益《丙戌南还四绝句》（见《牧斋有学集》卷一，《四部丛刊》本）等。而由此再进一步，“卷衣”就可以成为宫人的代称。唐·李颀《郑樱桃歌》开头写道：

石季龙，僭天禄擅雄豪，美人姓郑名樱桃。
樱桃美颜香且泽，娥娥侍寝专宫掖。
后庭卷衣三万人，翠眉清镜不得亲。

（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五）

需要注意的是，《秦王卷衣》的后世尤其唐宋仿作也可以成为理校的依据。诸作者皆为高才文士，《玉台新咏》、《艺文类聚》通常都会仔细读过，有人还会看到过吴均的完整诗文集。他们既然认为秦王属嬴秦或将卷衣者视为女子，这在一定意义上就说明他们所见《秦王卷衣》的末词是“华阳”。可再看几首诗，李白《怨歌行》：“荐枕娇夕月，卷衣恋春风。”（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十二）崔国辅《怨诗》：“妾有罗衣裳，秦王在时作。”（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十二）李贺《春昼》：“卷衣秦帝，扫粉赵燕。”（《全唐诗》卷三百九十三）罗隐《秦望山僧院》：“霸主卷衣才二世，老僧传锡已千秋。”（《全唐诗》卷六百六十三）

那么，后世就无人认为“华阳”当作“龙阳”吗？也并非如此，毕竟苻坚与慕容冲的爱恨纠缠极富戏剧性，在历史上是很著名的一件事。明代胡震亨即曾言曰：“太白《秦女卷衣》即梁·吴均《秦王卷衣》题也，其事莫详。吾谓此非嬴秦，或苻秦耳。《晋（书）·载记》：秦苻坚灭燕，得慕容冲爱幸之，与其姊清河公主并宠，长安引‘一雌复一雄，双飞入紫宫’歌之。（李）白所拟云：‘顾无紫宫宠，敢拂黄金床’，似谓此。”（《唐音癸签》卷二十一，《四库全书》本。）

胡震亨所采用的也是理校方法。紫宫固然可以泛指帝王宫禁，不过它在《魏书》、《晋书》的苻坚传记、载记中毕竟很突出地切实出现过，所以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不妨也可以做这样的一种推测：李白所见《秦王卷衣》的末词是“龙阳”，他也熟知苻坚—慕容冲故事和相关文献，因此拟辞《秦女卷衣》虽然改变了卷衣者的身份但本事仍然是来自于《魏书》

等史籍的相关记载，“紫宫”乃被写入了诗中。

有些后世诗人曾经明确地认可龙阳说，明初刘基《周小史》诗云：

婉变周小童，冶容敌花红。
掷果哄春市，卷衣娇金宫。
食桃坐翻覆，倩笑徒为工。
繁华岂不好，不知身所终。

（《诚意伯文集》卷一，《四库全书》本。）

这首诗是晋·张翰《周小史》诗的仿作，张诗云：

翩翩周生，婉变幼童。
年十有五，如日在东。
转侧绮靡，顾眄便妍。
和颜善笑，美口善言。

（《艺文类聚》卷第三十三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。）

张翰和刘基都描写了少年周小史的形容之美，刘诗中的“食桃”是一个男色典故，说的是春秋时期卫灵公与其宠臣弥子瑕的亲狎关系，事见《韩非子·说难》。卷衣典故也出现在诗中，刘基当然认为那是苻秦旧事了。而在刘基之后，明代万历年间的博识学人胡应麟以《秦王卷衣》为题，依仿吴均旧辞直接写到：

春色醉秦楼，秦王夜宴游。
銮舆回鹳簿，风管叶笙篳。
七宝流苏帐，千金集翠裘。
何人最承幸，卷赠龙阳侯。

（《少室山房集》卷七，《四库全书》本。）

进入清代，乾嘉年间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眼光独具，左右逢源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对于龙阳故事的文学解读。其《秦帝卷衣曲》写道：

……。
燕姬赵女颜如玉，辇入崑函贮金屋。
贵主还留钜鹿名，小腰绝爱鲜卑束。
华灯斗帐夜烟和，君王欲卷衣裳赠。

……。

卷衣空忆可怜宵，侍中曾插汉宫貂。

锦袍再赐无颜色，笑杀河东金步摇。

女戎亡国志先荒，那系南朝谢安石。

碧云散尽梧桐影，太息阿房几度秋。

（《惜抱轩诗文集》诗集卷一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）

需要首先解释一下诗中“侍中”的含义。据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所载，汉初宦者籍孺、闾孺以柔媚婉佞分别获得了汉高祖和汉惠帝的龙阳之宠。“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鵀屣，贝带，傅脂粉，化闾、籍之属也。”诸侍中都学着闾、籍孺的样子打扮自己，是为了试图求取皇帝的垂青。所以“侍中”在姚鼐诗中指的就是慕容冲。按照姚氏所写，卷衣和赠袍是两件事，分别发生在了清河公主和慕容冲的身上。这样描写当然并无确切依据，不过却能显示出姚鼐调和史实矛盾的良苦用心。首先他认为卷衣之事的发生时代是在苻秦，所以不愿写及华阳。但在同时，由于吴均本辞描写的是君王宠遇，而苻坚赠袍所反映的却是君臣反目成仇，所以他也不想把赠袍和卷衣混同，于是《秦帝卷衣曲》中就出现了卷衣于公主、赠袍于慕容的新巧内容。我们都知道，姚鼐是一位学者型的著名文学家，主张文学创作应当义理、考证、辞章三者并重。在《卷衣曲》中，感叹女宠可以亡国是其义理，将卷衣与赠袍分开是其考证，而韵律和舒、情感沉郁则是其辞章。笔者并不认同姚鼐的具体考证结果，不过他的存疑精神是很可宝贵的，笔者同样也不认为嬴秦之时曾经有过卷衣的事情发生。诗歌描写自有其自身特点，它是不必完全写实的。像李白就由秦王卷衣进一步引申出了秦女卷衣的情节，而姚鼐所写则是在尽可能地将龙阳与华阳的长处结合起来。

由上可见，虽然华阳说是《秦王卷衣》问题的主流观点，但龙阳说在历史上也是一直存在的。笔者也想为“龙阳”留有一席之地，这里先谈两个侧面依据。

（一）吴均熟知苻秦往事。

吴氏出身寒门，行侠仗气，常欲以军功显名。年轻的时候，他曾在安徽寿阳（即寿春）居留过几年时间，创作了《初至寿春作诗》、《登寿阳八公山诗》等作品。寿阳在当时是南齐与北魏的交界前线，而在一百多年前，东晋与前秦对峙的时候，苻坚就是败在了寿阳八公山下，风声鹤唳，仓皇北逃。所以吴均有充分条件可以了解苻秦历史，也容易从中而有感发。

（二）吴均写过男色诗歌。

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，明清以外，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男色诗歌的一个创作多发期。除去前面已经提到的张翰《周小史》，像阮籍、萧纲、刘遵、刘孝绰就分别写有《咏怀》、《变童》、《繁华应令》、《咏小儿采菱》，分别见于《玉台新咏》卷第二、七、八、十。吴均《咏少年》诗写道：

董生惟巧笑，子都信美目。
百万市一言，千金买相逐。
不道参差菜，谁论窈窕淑？
愿君奉绣被，来就越人宿。

（《玉台新咏》卷第六）

此诗用到了汉哀帝宠幸董贤（事见《汉书·佞幸传》）和春秋时期楚国鄂君绣被（事见《说苑·善说》）这两个男色典故，“子都”则出自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“至于子都，天下莫不知其姣也。不知子都之姣者，无目者也。”吴均是处在一个追求、企羡男性美的时代，对于当时及前代的男色现象并不陌生，因此他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加以表现。

上述两点都不足以证明吴均必会在《秦王卷衣》中用到龙阳典故，不过毕竟可以增加这方面的一些可能性。如果乐府《卷衣》确为吴均新制，并无旧辞可本，那么他容易做的是以苻秦实事为写作依据，而不是去设想一个嬴秦虚事。在此基础上，后世有些作者则会伸展其意。前面曾经提到，华阳说的关键证据是庾信《灯赋》中的“卷衣秦后之床”。但是，既然唐代李白可用秦女代替秦王，难道北周庾信就绝无可能用华阳去代替龙阳吗？对于1500年前的恍惚旧事，我们今人如果把话说得过死，其结论未必允当。